

王阳明先生全集

第二函  
函六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詹

以三利九連功詹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詹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  
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日柳衡諸處羣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  
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  
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况近  
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

敕 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叛奉 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啟行十五日午至豐城

知縣顧佖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 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

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

致鼓衆株連富民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為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為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為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

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為內主上廼令

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敕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

祖訓包藏禍心多役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士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敕青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遠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

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  
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敕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敕有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  
其護衛元領敕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  
選兵操江為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  
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為詔  
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  
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日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  
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於眾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  
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  
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曰 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  
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暄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  
王宏御史王金公差王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  
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為  
太監迎士實為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為國師閔念四等各為都指揮參政王倫為兵  
部尚書李敷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齊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

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變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榷壁外鑰木榭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懼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滌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

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為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布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為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為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偽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樛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李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樛士實養正等東下賊眾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為偽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眾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

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為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遠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為牽制攻討俟 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時奉 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偽檄

六月二十三日參政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



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莫効 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  
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  
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  
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汧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於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  
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  
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甯都  
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於樟樹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於新  
舊厰以為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汧分布既  
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及厰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  
我師驟集益奪其氣眾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拱樞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  
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裴許效廉  
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眾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  
九江皆為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  
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  
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  
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遲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  
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  
面張疑設伏侯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  
繞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止  
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  
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  
璵兵亦至先生以為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據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  
饒州知府林瑛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卻文  
定立銃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礮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  
連舟為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為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  
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

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為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偽黨賣  
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橫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  
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  
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勦戊午  
及於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已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  
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變臣子義  
不容舍又闔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為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  
疏入未報即以捷聞 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  
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為武林驛丞又  
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閒何事非閒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  
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撤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  
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論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  
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  
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  
視不知即前齋撤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於心烏能遽  
白哉 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

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饒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為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 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眾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濠王已擒想不偽但傷死者眾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 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奠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闔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

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難賊雖擒亂未已也 是月 疏免江西稅益王 淮王餉軍留 朝覲官恤重刑以寔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 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好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

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  
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  
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敕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  
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  
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衣  
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卧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  
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 忠等方挾宸濠  
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為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  
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  
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  
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襯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  
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  
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於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

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  
至有 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  
草庵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  
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 先生赴  
召至上新河為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  
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  
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  
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已  
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  
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  
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  
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

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為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啞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



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為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 按是時 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悞而加意黎元也

###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筍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簡易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

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

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與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之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監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 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眾出師地方已甯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益忠泰之懷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忘者構為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為言寔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辨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 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 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即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 乘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為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楊

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各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莫元亨為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  
故遣往謝祥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痴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  
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豐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  
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 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  
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為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為主而謹於  
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達其家妻李與二女  
俱不怖曰吾天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  
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  
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 羅  
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  
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願龍岡呻吟昏瞶意其孰寢也  
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  
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  
所退託陽明何足為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

王文成公全集  
以陽明為才子吾見其法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髻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停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益其偽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為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為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 命將討賊因乞省葬 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復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得復相講習如

度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語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良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侍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 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諱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啟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於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為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為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眾

十有六年卒已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纏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沈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坟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墳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寔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寔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為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揮發此只覺有一言不發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令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



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滴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請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人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克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 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崖韜方叔 同時家居為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崖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寔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臺榷未協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

五文成公全集  
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度中問學是月遣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思其易動感物而思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思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靜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 內名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 世宗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初至爾可馳驛來京母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建言以為 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奸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邱壑之念矣既而天啟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者皆

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構朝夕且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懇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佳氣佳精佳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篋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邱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欲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散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父之益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父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眾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

因王正心通贊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渙  
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  
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胡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  
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  
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  
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為壽翁慶然曰寧濠之變皆以  
汝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  
天開日月顯忠遂良嘗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與然盛者衰之  
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為幸又以為愆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心切者也  
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盛之戒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為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為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偽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揜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 疾且革時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

里公俱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焉可  
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祔諸具始  
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

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内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  
參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偽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吊客必列餅糖  
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閒肉二器曰齋素行於  
幕內若使吊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道  
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  
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卧病遠方同志日至乃  
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  
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  
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  
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  
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  
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  
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  
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為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

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閒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命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前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可知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齧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竝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閒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啟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牽輔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與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為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為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

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為閭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歎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為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徧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眾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



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為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為聖人之志曾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卻恐無益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得知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偽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處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

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甯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自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

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任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鑑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泰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忬來自泰和宮利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甯董灃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歲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灃有悟因何泰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灃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灃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為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

中秋月明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為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

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  
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  
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  
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  
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為舉業者譬之  
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為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徧借客幸而來則諸  
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  
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  
榘與魏良政竝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  
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  
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  
色新乾坤何處更聞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  
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  
中屢疏引薦霍元匡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榘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囁囁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匾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羸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為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為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其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闕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許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

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



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感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取其無聰而

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為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論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屨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為此非以議禮為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

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  
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一而弗正  
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  
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  
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  
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  
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況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  
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  
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  
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  
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眾不可欲弗  
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  
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  
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 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

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數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於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處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為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為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諭略曰讀來書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搢人之

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  
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  
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  
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  
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  
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謠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  
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  
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  
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甯以蘄人之  
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  
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  
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  
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  
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甯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  
愜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  
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尚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為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  
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為賀先生次  
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兪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  
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為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為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閒  
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  
懈故五日之會所以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  
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  
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  
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  
功甯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



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

子之所需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攬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 敕論功行賞訖道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為巡按御史石金所

論 朝議用侍郎張璠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  
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為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  
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患疾增劇若冒  
疾輕出至於饋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  
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鑠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  
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鑠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為今日之事宜專責鑠等隆其  
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  
土俗如尚書胡世甯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 詔鑠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為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  
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  
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為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  
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  
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為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啟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闈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辨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曠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德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

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為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相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馳驅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胠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為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求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水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甯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因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為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合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遁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魯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為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獠獍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

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微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斷可識矣論者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廷一言甯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獠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高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



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  
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為己地也昔有  
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  
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  
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  
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  
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  
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  
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  
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  
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  
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閒卻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  
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  
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於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  
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閒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  
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

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甯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甯甯解甲休養待閒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大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眾掃境歸命南甯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因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眾負固雖由

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濺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靈生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敕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絁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為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恩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洵洵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盍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於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疏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甯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其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入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任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輿馬悉取辦於南甯府衛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甯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甯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衷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為田州知府推官李喬喬可為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

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  
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其  
未果行

###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為徒勞  
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著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  
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  
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  
貢

###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  
諸處者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瓌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  
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  
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  
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  
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

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讎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增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為之推選眾所信服立為首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之選立首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回善者益眾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眾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為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鵬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門牌之兵而為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

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甯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為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夏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

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為賢乎仰南甯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入寨斷藤峽破之

入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為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猛利鏢盡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



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匝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為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為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為田甯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為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為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為衆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為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

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甯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為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土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甯五十日而思思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為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為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沈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淶水新甯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紆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為變通賊來歸且化為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

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思齋捧 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餽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

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徧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刺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興至南甯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齎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遠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雨階千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

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  
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事工夫而  
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  
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  
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  
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漭漭蕩蕩  
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  
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  
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  
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聞有知得自  
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  
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  
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  
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 國事肇種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烝亦有兄弟好念言

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  
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慙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奉初心又題甘泉居  
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  
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  
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  
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  
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閒便當歸  
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  
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  
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  
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  
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  
必得 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  
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  
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楚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衲設褥裹襦囊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鉉迎祭於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為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於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藥惠黃洪李珙范引年崇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為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為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為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陷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甯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為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為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第二大帽茶寮瀕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為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守任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



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為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為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說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蕇之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為蕇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 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為惻然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况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錯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為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蕇為小人所讒臣為之憤既而得白臣為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寃亦猶蕇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赦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蕇之與臣終不能以

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忠且以補萑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明新建謝氏原本

附錄四年譜四

年譜附錄二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謹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灑劉侯孫應奎程尚甯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福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謀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允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譜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允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仇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

以洪畿擬是冬赴京 殿試恐失所托適縮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縮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闕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為正億問名縮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良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自師沒桂華在 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謚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縮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准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讜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祥言共分允于金以歸惡黨信為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率本許相卿何廷仁劉賜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辯相譯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為會五日先生為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袁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為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為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需林文璣等迎襯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曲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為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崇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為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皋等為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為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暉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

以慰士民之懷乃為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古立石作碑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為宅設位以為依陳俎豆以為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服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既矣光範丕丕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觀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為追崇也何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攬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柯橋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於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

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黃綰作碑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朔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甯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為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為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甯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為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儁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忍哉乃屬提學僉事徐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為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鈇買宋人所為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為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

王文公全集 卷二十一  
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爲六雲樹蒼蒼晴嵐窅窅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急急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揚揚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為行人聞謚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謚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為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慙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謚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



真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滄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榮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傳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表旻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滂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文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修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

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相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壙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巖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為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闡之揚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之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為心極書院巖作碑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為陰陽地之道為剛柔人之道為仁義三極於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扁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道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為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於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為定理必先講求窮素執為曲要而後以為應物之則是為有得於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為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為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掎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為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為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道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入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為出於老氏分中正仁義為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啟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修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峰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莫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

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為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為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帳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寬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修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闈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為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率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眾皆感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眾役並與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為尚書賢宣為方伯與太僕卿劉懋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騶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謫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

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修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  
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殺荒渰史際因歲青築渰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  
會館穀之藉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 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  
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  
雙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  
塔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  
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為天地萬物之  
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  
有聲矣而為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為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  
矣而為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  
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  
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  
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  
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

物者也○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為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為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

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於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於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翻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議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為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選余允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蒿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於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為議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甯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選時為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

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決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覩聞澄思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滯疾痼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合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人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於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數學者靜坐為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為陰為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眾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証儒佛之辯眾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流形圖必從克明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



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為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鸞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畧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啟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滅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寥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馬百蟄啟羣草茁氤氳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霽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奮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煙深菁裡龜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驛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瘡癩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輟轉煩督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

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靈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度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壘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謚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謚謁師像為之泣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修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泖山寇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甯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為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尊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巷浸淫乎

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蓋墮成規而五院為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士民之情，罪遂僭據，修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泯泯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纒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即為崇祀，廟貌宏麗。後為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煇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修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感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為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為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即查究清理，仍為灑掃立主。因舊為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即是可見矣。時謚署南贛兵備道事，故云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相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于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為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膺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為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為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眾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藉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念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垣為作記

### 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饑蠶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爵今有耆民蘇振等

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率珩祿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謚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并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謚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謚為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微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甯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甯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眾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昆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提學御史趙鐘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邱時庸恢宏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曾按妻也遣

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饋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區云起宗禮聘  
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皆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  
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  
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  
新祠為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為門人私祭鄒守益譏天真仰止祠記曰嘉靖丙  
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舊觀矣宜早  
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  
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為祠堂後為文明閣藏書室望  
海亭左為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為明德堂日新館傍為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  
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  
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  
左為敘勳堂右為齋堂後崖為雲泉樓前為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  
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為淨香菴以  
居守僧外為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即龜田

亭其上曰太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杖二守  
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  
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煙越嶠縱目萬狀窮鳥怒濤坐收  
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為造物十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  
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  
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  
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  
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也視聽言動于天則  
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未由茲顏氏之所以為真見也  
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為而未達行者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  
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適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  
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為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  
加損便入人為而偽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享廟運  
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  
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  
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

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媚欲掉而彌彰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傯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予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勳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荐拜蘭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為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益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變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祕達為赤烏隱為陋巷俾 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麓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畧曰二子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為



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為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為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為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穿者屢矣夫子潤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於無窮斯為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彙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萬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為隔世人矣後死

者甯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  
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計遂與巡撫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闢有悟  
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甯國府諸生周怡貞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  
延至景德寺議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議會益盛後  
知府鍾一元扁為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子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  
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  
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  
往來吉贛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  
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  
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忘者謂先生始赴濠之  
約后持兩端遁歸為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  
見必不道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

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募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子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高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為陽明先生過化公

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為崇祀無所不足以繫眾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宵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庵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潯躋綸閣為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安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靈治成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

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為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啟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

上皇帝陸慶元年丁卯五月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交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通華冢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克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偕周程之道術來

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為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晉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廉采公評績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為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城遣浙江布政使司堂

上正官參政 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修參用賓等為閑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克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廢吏部復請 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爵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極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闕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脰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追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倖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層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甯姑置不論即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游擊仇鉞于時得封威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補及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脰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明新建謝氏原本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五

增訂年譜刻成啟原檢舊譜得為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數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啟百世後聖之矩矱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叙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為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關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為帝禹湯文武之為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為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

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  
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為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遐舉之意焉  
然即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因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  
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  
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  
呼吸生死百鍊千磨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  
於空徵之千聖莫或純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  
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  
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  
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夫不憚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  
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  
喜為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疏簡為超  
脫隱幾智於權宜竝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清言亂眾甚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  
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尚足徵手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  
始謀於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  
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草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

閉關方巖及讀譜則喟然歎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致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為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王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逢者顛仆沈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入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因為我

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啾啾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一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做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言即虛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為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其氏受業于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為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厘之間必有能辯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然取證於

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為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悵悵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聘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某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喁喁其聞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沈守虛寂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

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被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為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為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証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銓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為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曾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許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覺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諱之為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較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

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為行主意行為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  
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為作聖為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  
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馬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  
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為言則篤行固  
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  
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者察於倫物云為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  
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貌競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  
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  
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  
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為戰與闕  
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  
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奚又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  
塞文豈為文武豈為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  
依託之徒呼喝叱詫豪蕩弗檢自說為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蔽矣緒山

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沂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  
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為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有其  
事則增矣計為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  
宜叙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  
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  
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厯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  
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  
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  
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為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  
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  
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厘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輿則背此非有如聖人  
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觸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  
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  
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



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滉涉發跡頗為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為怪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為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為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為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為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也望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瘡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間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免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為報計南

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為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閒光陰須為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謹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為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王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為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王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為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讐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條馬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鄰如此

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王為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為人言所誑再議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則欲書者乃合卷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一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人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為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為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者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為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真是停腳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為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為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蓋歎之也彼其歎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

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為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為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歎將日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為私淑之助未為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竟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未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為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開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此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斲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為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前病中承示行期即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即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為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

江湖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為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為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日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非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為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深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

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鉄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即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聞今日下翁榻相對無作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開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書爾侍翁側傾聽叢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剛繁遠求憂得門况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攘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驚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悵悵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揚如之何年來同志雕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為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為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為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概古人之學必精詣力

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為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闕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為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至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眾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一書承示周恣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明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岡其序曰子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屣然每見龍岡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焉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一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

香菴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為證汪周潭尚盛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為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顏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彖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綱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啟闕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裡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為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首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相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揚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為孔子徒蓋歎已不得親炙以成連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連肖此弟為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



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  
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  
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為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  
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為愚  
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  
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散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  
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凡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  
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問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為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  
謂術皆吾修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闕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為聖  
人既知矣又何不為耶但聖人為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  
為者非不為也不必如此為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彫落四方  
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大力一去滓復凝  
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為後學啟口容聲關係匪細  
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為兄妄言之幸詳送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  
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

奉上亟請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  
菴兄之學偏於枯槁令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  
解略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死以為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惠不得手若  
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  
制之為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  
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  
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  
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足  
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  
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  
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為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為  
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開闢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  
自覺無異密室此即不是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  
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  
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  
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

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人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煅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為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開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正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自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究如見兄於少華峯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彫落不肖學非風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仲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

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翼行為劉養正來致濠懇懇故翼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歎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窺破兄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躡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為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船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坐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盤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 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敘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

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為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者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相泉兄茲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曰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攙入者為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溼早晚亦須開闢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為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王黃滄溪讀諸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闕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尚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翻刻當以兄考訂本為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沈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

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於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為學者入門路徑辛己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為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為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為高論立異說以為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為好事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為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未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凡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卷隨以計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